

在山的那边

廖建霞

老家,近些年是有些变化的,比如,新增了一条“天路”。路,凿山而建,穿村而过,沿着山势陡峭的大转弯和壁立千仞的悬崖,蜿蜒曲折,一直向前,故被称为“天路”。

这条天路,是从我老家起步的,穿过我家的毛竹林,一路攀爬到里村,全程不到6公里。两年前的暑假,我回老家,父亲告诉我,村里又要造公路了,你们以后回家会更方便啦,语气中充满期待,又有些自豪。

我很好奇,便跟着父亲前去探访。造公路的工棚就安在我家毛竹山脚。这里曾经仅有一条山路,穿过竹林,翻过山头,就到了山的那边。路上,毛竹、木材压过的痕迹,清晰可辨;牛的“哞哞”声,厚重有力,悠远空旷,牛粪随处可见,压着路边的野花;一两只飞鸟,从树枝上“噗”的一下腾空,留下一阵惊颤;偶尔,也会有野兔、野猪、刺猬从路边蹿过。

沿路稀稀疏疏地散落着几户人家,口渴时,可以去讨点水喝。多年前,路过此处,有位老奶奶从她家屋后,摘下两只鸭梨,给我止

渴解乏。那时,山路狭窄,却生机勃勃、朴实亲切。现在,山路已拓宽成机耕路,不久将要建成“天路”。曾经的山里人家,都已从山上搬到山脚或是城里安家。走在曾经熟悉的山路上,以前的记忆时而清晰,时而模糊。

这是我走过无数次的山路,也是我曾脚一步步丈量过的通向远方的成长之路。我在这条山路上背过毛竹,和我的父母一起,赚学费。我的母亲是方圆百里最有名的裁缝师傅,她的徒弟遍布十里八乡,但她仍坚持上山背毛竹,因毛竹价格好,可以赚更多钱,供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上学。我曾无数次登上山顶,眺望远处苍茫的山峦,憧憬着山的那边,那一定是一个遥远、开阔、繁华的精彩世界。那份憧憬,一直激励着我努力读书,走出大山,走到山那边,走向更辽阔的天地。

曾几何时,在这条山路上,有几个耐不住大山寂寞的年轻人,背起简单的行囊,带着家人的嘱托,怀揣色彩斑斓的梦,结伴去寻找山外的世界。山路绵延不断,让人看不到更遥远的远方和更辽阔

的世界,但它却赋予村民强健的身体和坚毅的性格,让他们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加坚实。

山路到底有多远,谁也说不清,但我们都深深感受到了它的朴实、坚定、从容、博大。不管是谁,无论何物,它都会敞开胸怀热情接纳。它不需回报,更不会索取,只是默默陪伴着前行的脚步,直到完成自己的使命。

“天路”的诗意,意味着曾经的偏远与艰辛;“天路”的修建,又将孕育新的希望与憧憬。这条伴随我成长的山路,却始终清晰地蜿蜒在我的心间,像一条细线,兜得很长,仿佛永远没有尽头;又如一条曲折的河流,千回百转,奔涌向前……

我突然想起《在山的那边》中的诗句:

人们啊,请相信——
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后
在一次次地战胜失望之后
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
而在这座山的那边,就是海呀
是一个全新的世界
在一瞬间照亮你的眼睛……

老家的味道

徐延军

老家院子的低洼地被父亲挖了一处小池塘,挖上来的泥被整理成一圈菜地,一年四季各种时令的蔬菜轮换着种,小菜园被母亲打理得井井有条。母亲还在院子里养了十几只鸭子,菜叶剩饭喂鸭子,鸭子下蛋,偶尔也杀一两只,每年春季再补鸭苗,如此循环。但自从儿子常到乡下小住后,鸭子的数量明显减少。

家里老二今年6岁,跟奶奶亲,一到周末就嚷嚷着要去奶奶家吃鸭大腿。由于在一岁三个月的时候手臂被大面积烫伤,治疗、植皮、康复期长达一年多,身体显得比同龄人单薄,胆子也小。但儿子一到乡下就变得生龙活虎,对去乡下奶奶家兴致满满,每到周末,第一个电话必定打给奶奶——有时候,在床上;有时候,在吃早饭的餐桌上。有时候,他打给他奶奶;有时候,他奶奶打给他。

收拾收拾11点钟左右到家,刚到院门口就闻到鸭肉的清香,中午少不了一大盆鸭肉,两只大鸭腿一定是儿子的专属。午饭时,儿子一边迫不及待地爬上桌,一边嚷嚷着:“我最喜欢吃奶奶家的鸭大腿了。”母亲则在一旁美滋滋地看着孙子歪着小脑袋撕扯鸭大腿的模样,一脸的满足。我却在担心,不知道下次哪只鸭子又要被儿子“祸害”掉。

老家的鸭肉也着实香,每次市场上买回来总烧不出那个味道,儿子是识货的。通常把儿子丢乡下后,我忙我的,到星期天晚上再去接他,这中间一般是不会有电话打来,仿佛他在我们的时空中消失了一般。有时会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去乡下,时间一长,儿子必定会无精打采。而每次感冒,送到乡下三五天必然会好。用母亲的话说,城里的楼房不接地气,而我更心痛那一帮鸭子。

现在吃饱饭早已不是问题,但是每次回家,母亲依然会烧一桌子她认为最好的菜端上餐桌,有时候她

就静静看着你吃,时不时夹一块放到你的碗里,生怕你吃不饱,吃不够。每次去接孩子回来,都能顺回一袋子菜,春天雷笋、苦麻叶、马兰头……夏天的辣椒、茄子、甜玉米……一把一把洗净塞满一袋子。有父母在的老家就像一个宝藏,那里有品尝不尽的美味,无限美好的回忆,源源流淌的温情。

母亲常常念叨,现在的人真是幸福啊,要吃什么有什么。物质匮乏年代,一碗米汤鸡蛋花就是最奢侈营养的早餐。天蒙蒙亮,稻草起锅烧起,两尺半大锅,半锅水烧开,倒入全家两顿的米粮,用勺子搅拌几下防止沉底,大火煮至七八分熟。取一个青边大碗,一个生鸡蛋用筷子打碎,舀上一勺滚烫的米汤,慢慢地边倒边打,乳白的米汤冲击着鸡蛋液,金黄而柔软,米香夹杂着鸡蛋的清香,弥漫着整个清晨。做好的米汤鸡蛋花放上些许白糖,再扣上一只大碗,被摆放在灶台边。有时候是一碗,有时候是两碗。父亲早起干农活回来,端走一碗,另外一碗,我和弟弟分着吃。那香甜爽滑的味道,至今难忘。在我的记忆里,却从未见母亲喝过蛋花汤。

父亲肯干,母亲手巧,在那个粮食匮乏的年代,我竟没有饿肚子的记忆。母亲总能变着法的给我们弄些吃的,早上米汤里控净米粒后,调进半碗面粉,放进菜叶,稠稠的一样能填饱肚子,有时候还能吃上麦壳饼,再后来是菜油煎的小麦韭菜鸡蛋饼。衢州乡下早年是种麦子的,新的麦子下来,还没来得及磨面就煮上一锅麦粒饭,糯香而有嚼劲。麦子磨出来后,疙瘩粿、手工面、小麦韭菜饼,常常在我们的餐桌上出现。

如今这些都成为了回忆,母亲让我时常想起儿时米汤蛋花的味道;我想,将来儿子也一定会时常想起奶奶,想念奶奶做的鸭大腿的味道。

蒲公英

汤青摄



向上的力量

季川

我对盆景的喜好是属于叶公好龙型的,经常看妻子在阳台摆弄文竹、吊兰、含羞草、仙人球什么的,青枝绿叶甚是好看,可这些花草需要浇水、施肥呵护,我觉得要花费好多时间,所以懒得参与其中。

去年丈人家拆迁,他从老房子里给我搬来一个盆景,就是矮壮虬枝的那种,我起初不愿意,说咱家的阳台满了,没地方放了。丈人说他这个盆景不娇贵,随便找个角落就行。我说浇水施肥呢?丈人说随便啊,想起来就弄,想不起就算,只要它活着就好。丈人临走时说,这个盆景跟了他好几年了。

我明白他话的分量,就跟妻子商量着搁在哪里好。无奈家中地盘实在太小,转了半天,竟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。最后还是妻聪明,说搁在我的写字台上,既不占空间,又能陶冶情操。

正是四五月的当儿,盆景里两三株枝干上的叶儿长得正茂

盛,青青绿绿的。开始,我在妻的怂恿下还给它浇点水,有时候还给它增点松土。盆景似乎很懂人意,开得更加青翠欲滴了。那些日子,我的灵感确实不少,每当夜深困了,抬头与它相视,马上又来了提笔的精神。

一晃秋天到了,盆景里的叶子也渐渐枯了,我照样给它浇水、修剪。可秋意越深,它的叶子凋谢得就越快。临冬的时候,叶子已经全部凋落,枝干也枯瘦的不成样子。我对妻说,可能是我们没有服侍好它,它的大限已经到了。妻宽慰道,我们已经尽力了。

有好几晚,我拧亮台灯,一下子就能看见它苍老干瘪的形象。我下笔老觉得有什么东西在阻止我的灵感,肯定是这个盆景了,我暗自揣测。隔了几天,我让妻把它移走,妻只好把它丢在阳台角落的一个杂物堆上。

今年三月的一天,丈人来看我们,中午酒过三巡,无意中提到

了盆景的事情,我连忙自责,说因为自己不会侍弄,盆景没有活成。丈人有点疑惑,说那盆景的生命力很强的,没准还没有死。妻从杂物堆上把盆景搬出来,上面都有蜘蛛网了,盆景根部的土又干又硬。我说不好意思,盆景死了。丈人蹲下身子,左看右看,突然,他指着靠近根部的一根枯枝,说这不是绿芽儿吗?我凑前一看,枝桠的一处“骨关节”上正冒出嫩嫩的豆大的绿意。

那晚我失眠了,这怎么可能呢?明明在秋天都凋谢了,还经过了漫长干冷的冬季,怎么会起死复生呢?莫非它早就在自己的内心存放了一股向上的力量,这力量使它超越了一切残酷恶劣的环境,甚至超越了它自己。即使有一线希望,它也充满着生长的激情。

我敬佩这盆景。是啊,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,只要有向上的力量,还有什么不能战胜呢?



蜂之语

李陶摄